王向阳，邢韵龄. 党员分化视角下我国农村基层党组织形象研究——基于北京市郊区H村的案例分析［J］. 山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20（2）：20-26.
WANG Xiangyang，XING Yunling. On the differentiation of party members and the image of rural grassroots party organizations——analysis of H Village in the suburbs of Beijing［J］. Journal of Shanx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 Edition），2021，20（2）：20-26.
DOI：10.13842/j.cnki.issn1671-816X.2021.02.003

党员分化视角下我国农村基层党组织形象研究
——基于北京市郊区H村的案例分析

王向阳[1]，邢韵龄[2]
（1.西南交通大学 公共管理与政法学院，四川 成都 610031；2.中共宜宾市委党校，四川 宜宾 644600）

摘 要：引入“党员分化”视角，通过对当前农村基层党建复杂实践的梳理，揭示农村基层党组织形象的影响机制及其纠偏路径，是本研究目标所在。基于北京市H村的田野调研发现：当前农村基层党建实践中，发展党员私人关系主导明显，党群关系有机关联断裂，党政关系工具化，组织生活形式化严重。以党性强弱为基本维度可对党员群体做出类型分析：作为关键少数的积极分子、沦为沉默的大多数的中间群体与影响恶劣的落后分子。积极分子过少、中间群体居多与落后分子堕落，成为农村基层党组织形象不断恶化的实践机制，纠偏路径正在于坚决教育并改造落后分子、科学有效激励中间群体并积极呵护积极分子，大力营造风清气正、积极昂扬的组织氛围。

关键词：党员分化；积极分子；中间群体；落后分子；基层党建；组织形象
中图分类号：D42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16X（2021）02-0020-07

一、问题起源：基于当前农村基层党组织形象的反思

治国安邦，重在基层，难在农村。现代中国将“一盘散沙”的乡土社会整合为一个高度组织化的政治社会，进而为传统农业国向现代工业国转型提供了重要的原始积累，正得益于政党向乡村的延伸和渗透[1]。近年来，我国相当一部分农村基层党组织老软散现象突出，地位边缘化明显，加之部分党员身份意识淡薄，因此，党组织的群众口碑不佳并有不断下行趋势[2]。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高度重视党的建设，尤其是对新时代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治国安邦，重在基层，党的工作最坚实的力量支撑在基层，最突出的矛盾和问题也在基层，必须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举[3]。由此可见，党中央对党的基层组织寄予了积极昂扬的组织期待，正所谓“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对农村基层党组织而言更是如此，但问题恰恰在于：当前我国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实践究竟如何呢？换言之，我们应当如何理解当前农村基层党组织形象问题？是什么因素以及如何影响了农村基层党组织形象？以上构成了笔者最初的问题意识来源。

近年来，笔者及所在研究团队同仁在全国各地农村驻村调研期间，发现了一个令人痛心却又极其普遍的基层组织现象：绝大多数群众对农村基层党组织及党员群体评价不高。同时，通过网络媒体等各种信息来源综合来看，当前整个社会对基层党组织、尤其是大部分党员社会评价不高，与价值定位中的党组织形象张力很大，直接影响了党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伟大形象，并深刻

收稿日期：2020-09-20 **修回日期：**2020-10-3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的农村基层党组织组织力建设研究”（18BDJ076）；江苏省社科基金项目“江苏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模式与经验研究”（20ZLA015）
作者简介：王向阳（1990-），男，博士。研究方向：农村问题与基层治理。E-mail：wxy199099@163.com

影响着党在基层社会的执政基础。基于此，通过梳理当前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实践，揭示农村基层党组织形象的影响机制及其纠偏机制，是本研究目标所在。

二、既有研究与分析视角

梳理学界既有研究，针对农村基层党组织形象影响机制问题，笔者发现以下两类研究比较突出：

一类是对当前农村基层党组织党员结构老龄化、组织功能弱化、地位边缘化、党员群体身份意识淡薄及综合素质较低等组织现状做出勾勒[4-6]，从而对其公信力不足、凝聚力下降、政治功能发挥有限等诸多问题进行剖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加强基层党组织思想建设、制度建设、组织建设等诸多改进建议[7-8]。笔者称之为问题视角下的农村基层组织研究。

第二类是对当前农村基层党建的村庄社会基础进行挖掘，对转型期村庄社会结构空心化[9]、熟人社会半熟人化[10]、价值体系多元化等农村社会环境进行了充分研究[11]，有学者明确指出，随着城镇化的发展，农村社会结构分化，农民法治意识增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11]，为我们认识当前农村基层党建环境的复杂性提供了丰富积累。其中，新中农阶层的兴起[12]，成为农村基层党建实践中的重要发展对象。笔者称之为村庄基础视角下的农村基层党组织研究。

基于此，笔者引入“党员分化”视角，拟从农村基层党组织具体实践中呈现农村党组织形象崩溃的丰富场景，进一步丰富农村基层党组织形象研究的解释体系。所谓党员分化，主要以“党性强弱”为基本维度，可将党员群体划分为三大群体。一是先进分子，即党性较强党员群体，属于关键少数，典型体现在为人民服务具体实践中；二是中间群体，即党性一般的党员群体，属于绝大多数，也是熟人社会中沉默的大多数；三是落后分子，即党性较弱的党员群体，也属于少数群体，典型体现在丧失理想信念的诸多行为中。在具体的村庄生活实践中，每一类党员群体的具体言行，均将凝结为村庄内部具体的群众评价，并不断再生产着具体的基层组织形象；基层组织形象的有机联结，即形塑了抽象的整体性的基层组织形象。

本研究结构拟分为以下三个部分：一是当前农村基层党组织现状勾勒；二是农村基层党组织形象的影响机制分析；三是针对农村基层党建实践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部分对策建议，进行小结并进一步讨论。本研究经验材料来源于笔者及所在研究团队同仁于2018年7月5日至7月25日在北京市郊区H村开展的为期20天的田野调研①。调研期间，笔者主要运用半结构式访谈法，对当地组织部门干部、村两委干部、老党员、村民代表等进行了深度访谈，获取大量一手素材。同时，H村具备一般村庄基层组织建设实践的一般特征，因此具备个案分析意义上的典型性。

三、当前农村基层党组织实践图景：以北京平谷H村为例

当前，乡村振兴战略和基层治理现代化均离不开基层党建，但农村基层党建实践究竟如何，学界、政策部门等并无充分且恰当的认识。在此之前，我们有必要对以H村为代表的农村基层组织现状做一番勾勒。

（一）在村党员老龄化且异质性强

笔者调研所在的H村党员队伍基本情况如下：H村支部所辖党员队伍共计96位党员，可以正常参加组织生活的党员究竟有多少位呢？统计结果如表1所示。

综上可知，对H村农村基层党组织而言，在村党员以中老年党员为绝对主体，由此也印证了当前学界普遍认可的“老软散”中的“老龄化”问题。这一老龄化，不是道德问题，而是城市化进程中中青年群体持续外流的实践产物。

（二）党员发展私人关系主导

谁是党在农村的接班人？分田到户之后，村民家计模式独立，对集体依赖性下降，村民功利观念突出，入党一事，演变为有好处就入党、无好处就不入。这种情况下，鉴于党组织已经丧失了村庄资源分配和价值评价等功能角色，大多数

① 遵照学术惯例，文中地名、人名等已作匿名处理。非常感谢一起参加本次调研的吕德文、徐海峰、王黎、严丽等同仁。此文文责自负。

表1 H村96名党员群体概况一览表 单位:人

组织关系在村、人长年或阶段性不在村				组织关系在村、人经常性在村	
大学生党员	退休工人党员	城市化党员	进城带孙冬季取暖	身体条件不允许	可正常参加组织生活
14	16	12	5	10	39

资料来源：整合自笔者访谈记录

村民入党意愿不高。在基层党组织发展有指导性指标的党建思路下，在过去相当一段时间，组织动员成为党员发展的重要方式。同时，家族关系和利益关系成为党员发展的重要关系纽带，私人关系主导特征明显。以H村最近八年党员发展情况来看，刘宝任支部书记，刘满任支部副书记，具体负责组织发展工作。党员发展和群众评价如下：

“王国利，2011年入党，说话不算话，不为老百姓说话，人前一套，背后一套；刘品生，2012年入党，书记本人的发小兄弟，会计的姐夫；刘建国，2012年入党，下雨都怕砸着自己；刘金泉，书记拜把子兄弟，二刀尖子，张嘴就骂。”（访谈记录：HZC20180720）

综上，在相当长时期内，当地党员发展私人关系主导，在人品、公心和能力未得到全面考察和锻炼的情况下，这类群体成为党员后，党性普遍较差，公心普遍不足，群众评价普遍较低，最终必将直接影响到组织先进性和党员代表性问题。

（三）党群关联断裂

中国共产党最鲜明、最本质的特征在于根植于群众路线基础上的深刻的人民性，群众路线是我们党根本性的组织路线，脱离群众是党执政的最大风险。

相比革命时期和大集体建设时期，分田到户以来，经济机会逐渐增多，村民家庭可以自由选择职业类型，家庭生活和村民个体独立性大大增强，作为普通党员的绝大多数党员群体，和群众之间多限于日常生活交往，与普通的村民与村民之间的群众之间的关系差别不大，即党群关系混同于群众关系。对于村庄内部少数的党员干部而言，和普通村民保持了频繁的互动，但多是治理与被治理的关系，已经不再是先前领导与被领导、服务与被服务、领导与服务相结合、老师和学生之间教学相长的双向的辩证关系。由此，缺少了党群关联机制的党群互动，必然是空洞苍白的，因此笔者称之为党群关联断裂。失去了党群关系有效关联机制的党员群体，也就意味着失去了和村庄群众有效互动的组织载体，此时基层党组织已经沦为松散的党员组合，有组织而无组织性，有群众而无群众性，成为农村基层党组织面临的一大难题。

（四）组织生活形式化

分田到户之后，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农村基层党组织生活要求不严，最普遍的情况是仅限于每年召开两次党员大会，一次是七一建党节，另一次是年终或年初村庄工作会议，其余极少有正常的组织生活。近几年，随着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治国理政，加强了对基层党建的重视程度，因此，“三会一课”“两学一做”以及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远程教育等基层组织活动日渐增多，且要求与之相匹配的档案资料。这一党建要求出发点是好的，但是在实践中有沦为以材料抓党建的不良趋势，增加基层党组织工作负担的同时，使基层党组织生活更加形式化。组织生活形式化，典型表现在“痕迹管理”上。

据悉，当前H村基层党建主要有以下五大党建活动，它们分别是：一是“三会一课”；二是“主题党日”活动；三是“两学一做”活动；四是“远程教育”活动；五是党员教育和发展。

此外，党政关系工具化突出。党政关系的理想类型是：党员群体参与并监督村两委干部的村庄工作，积极反映村民诉求，协助落实党和国家政策，不论是在具体治理实践中，还是在日常生活中，起到积极的模范带头作用。具备如此功能价值属性的党员队伍，对村庄治理将是一大助益。而目前村庄实际治理中，党员队伍更多扮演了程序确认的角色，监督功能、反馈功能和治理示范功能丧失殆尽，也正是由此出发，笔者称之

为党政关系工具化。工具化后的党政关系，党员群体难以履行对村两委干部的日常监督，成为村干部监督低效或失效的重要因素。党员不参与村庄政治、不反映村民诉求、不解决群众问题等，这也是笔者调研期间听到较多的群众评价，值得警惕。

对当前农村而言，H村的党建情况绝非个案，究竟是如何影响农村基层组织形象的呢？

四、党员群体分化与农村基层组织形象

根据笔者调研情况，按照党性强弱，我们可以将党员群体划分为三类党员群体：一类是党性较强、公心十足的党员群体，因为面临着组织环境变化、为人民服务成本、个人修养等多种因素影响，因此这类群体是属于党员队伍中的关键少数；一类是党性一般的绝大多数党员群体，在当前社会环境下，多选择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且不轻易得罪人的姿态，因此成为了沉默的大多数；第三类是违法乱纪、人品较差、利己主义特征明显的害群之马，基层党组织形象的败坏，最初往往是发源于此。从笔者调研所在的北京H村党员队伍来看，当地党员群体心理逻辑与行为表现具体如下：

（一）先进分子：为人民服务使命与实践张力

党员群体中的先进分子，主要指理想型意义上敢于为群众出头、积极反映群体诉求、扑下身子解决群众问题即党性强烈的党员队伍中的佼佼者。就H村调研情况来看，这类群体的确存在，但为数不多，或者说极其有限。何以如此呢？

对绝大多数党员而言，全心全意地践行为人民服务的组织宗旨，对党员群体提出了远高于一般群众的要求，也在客观上指出党员的先锋队性质，即来源群体当高于群众，这一差异的核心，正在于党员群体的一心为公的理想信念上，使之具备对抗利己主义功利生活的价值超越性，也是共产党员孜孜追求的价值目标。分田到户之后，随着家计模式的高度独立和金钱观念的盛行，为人民服务的组织要求在具体村庄生活实践中面临两大困境：一是为人民服务的理想信念和精致的利己主义的策略选择之间存在激烈碰撞，结果往往是利己主义策略选择占据上风；二是为人民服务要求与为人民服务成本、组织环境的客观张力，在相当一部分场景中，为人民服务往往意味着短时间占用自身时间、精力甚至一定的经济机会成本，作为党性一般的党员，很可能选择将为人民服务与自身生活对立起来，认为为人民服务等同于牺牲自我，往往倒逼大多数党员退而求其次，明哲保身。此外，为人民服务，是需要为人民服务机会和组织环境的，笔者及团队在H村调研时发现，作为党员代表大会这一最为重要的组织平台均难以运转，一般党员根本没有张口为群众说话的机会。

就笔者调研所在H村而言，村民公认的好党员有两位：一位是大集体时代的H村生产大队老队长刘福义同志，最主要的事件发生于三年困难时期，冒着“瞒产私分”的政治风险偷偷地为村民留下了2000公斤的红薯干，使得大部分村民没有饿肚子，加之这位老队长、老党员充满公心，为人处世比较公正，因此得到群众的一致好评；第二位是目前代表群众积极向有关部门反映群众问题的倪福海同志，40岁左右，2000年之后退伍回家，招婿上门至H村。在部队入党，接受了严格的党员教育，党性较强，富有正义感，愿意为村民事务积极出头，因此获得群众的一致好评。可见，H村党员96名，获得群众一致好评的的确不多；但凡是获得群众认可的党员，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反映群众问题、回应群众诉求、解决群众问题，坚定、彻底地为人民服务。

有基于此，对绝大多数党员而言，为人民服务是一种理想信念，但通常的选择却是隐藏在群众当中，以致党群不分，因此也就难以体现党员队伍的先进性和代表性，丧失了党员先进性和组织代表性的农村基层组织，也就辜负了人民群众的高心理预期，进而影响到广大群众对党组织及党员群体在熟人社会内部的社会评价。

（二）中间群体：组织沉默与群众社会心理落差

由上文可看出，H村党支部党员共计有96名，先进党员不超过10人，群众一致认可的党员代表目前仅有一人，那大部分党员究竟是什么情况呢？据悉，大部分党员大多喜欢隐藏在群众的汪洋大海之中，不愿意轻易出头、冒尖，常常会顾忌是否得罪人、“枪打出头鸟”等问题，以致出

现诸多的党群不分现象。这种情况下，大多数党员选择集体沉默。

大部分党员为什么集体沉默呢？众所周知，农村社会和单位社区、城市社会、部队等组织形态的核心差异在于熟人社会属性。长期生活在同一村庄，赋予了“不轻易得罪人”“不撕破脸皮”的心理行为逻辑底色，因此，对于大多数党员而言，一般选择不得罪人，除非自身的直接利益或重大利益受到损害之时才会挺身而出。此外，组织沉默与组织实践过程中的制度空间也有莫大关系。据悉，当地村支部几乎不开会，甚至连十九大精神都未学习讨论，即使开会，会议的议程设置权也是牢牢地掌握在村支部书记手里，“一言堂”现象突出，作为普通党员很难独立、客观、真实地发表自身意见。如此一来，党员群体中的绝大多数选择了组织沉默。

组织中的大多数选择沉默之后，也就无法正常履行党员权利和党员义务，组织先进性和代表性荡然无存，这与群众心理高预期极不匹配。这样情况下，极其容易出现的场景即是：作为普通群众的村民，一旦出现利益受损、矛盾纠纷和政策困惑、生活困难等，便对党员群体充满了期待，希望可以得到及时回应和积极解决，但现实往往给予其重重一击，而后使之逐渐树立了一个观念：党员是无法回应自身问题的，求人不如靠己。据悉，当地群众中反响比较强烈的有三件事：一是1997年至今的三元征地后出现的老年人生活保障问题，二是2014年土地评估补偿不公问题，三是2016年出现的人情保问题。在群众利益受损情况下，完全看不到党员身影。同时，日常生活中群众困惑或政策误解，党员同志对此也极其迟钝。例如包括党员在内的多位群众在村委大门外纳凉时讨论到前段时间的“习普会”，有群众甚至大声非议，而完全看不到外事行动背后的复杂意义。作为党员，本应及时纠正群众错误观念，并抓住机会教育群众，而恰在此时，党员沉默了。这种情况下，普通群众看不到党员群体的先进性和组织性所在。简而言之，农村大多数党员在群众利益关切面前选择了沉默，产生了严重的群众心理落差，极大地影响了群众对农村基层党组织的评价。

（三）落后分子：谋利动机与群众差评

落后分子，特指党员队伍中自私自利、甚至利用身份特权谋取个人私利或损公肥私的少数“害群之马”。这类党员群体，党性极差，表现极其糟糕，群众评价极其恶劣，甚至以此作为我党在农村基层社会中的普遍形象，进而严重损害党在广大群众心目当中的伟大形象。与此同时，群众评价在村庄社会传播是极其迅速的，且存在明显的瑕疵放大效应，加之落后分子不良表现的可积累性，这类群体数量不多，但影响极其恶劣。

何以出现如此情况呢？谋利动机是普遍存在的，但单从个人道德因素无法呈现问题全貌。总体而言，以下三点尤其重要：一是个人动机问题。入党动机不纯，组织观念功利化严重，因此谋利动机天然比较强烈，这是其心理动力机制，但心理动力不等于实际行为，这一行为的发生，还有其他更为关键的谋利空间和谋利机会。二是灰色空间。近年来，当地政策利益产生较为密集，同时制度规范能力不足，因此给予部分心重胆大的干部以可乘之机，利用自身灰色权力积极挖掘村庄灰色利益，以致出现了严重的损公肥私或个人谋利行为，这是落后分子腐化堕落的经济诱导机制。三是村庄监督低效或失效。熟人社会多秉持不得罪人逻辑，在部分干部的闪转腾挪中，极其容易躲避村民代表、党员代表和村务监督委员会的监督，监督低效，是落后分子谋利的制度空间。

落后分子和党员干部具有内在契合性。对大多数一般党员而言，腐化堕落机会有限，而恰恰是这部分担任重要领导职位的党员干部，有责任为群众办好事，但也具有机会为自己谋利做坏事。一旦出现这种情况，结果多表现为以下两种情况：一是竞争性利益分配中，肥了自己，瘦了群众，引发群众的极大不满；二是非竞争性利益分配中，损公肥私，表面上与普通群众利益关联不大，但却从根本上损害了村庄公共利益，长期以来，同样会激发群众不公平感和相对剥夺感。据悉，当前群众评价最差的群体，均具有以下共同特征：作为党员干部，本应为民谋利却与民争利，引发广大党员群众的严重不满。由此沦为村庄社会极其恶劣的负面典型，如表2所示。

表2 党员分化与农村基层党组织形象关联表

党员分层	先进分子	中间群体	落后分子
分层标准	党性强，公心足	党性一般，公心一般	党性差，私心泛滥
行为表现	积极回应并解决群众问题	党群不分，混同于一般群众	自私自利，损公肥私，不如一般群众
群众评价	积极认可，但数量极少	心理落差明显，沉默的大多数	群众差评，数量不多，但影响恶劣
组织现象	正面典型	普通党员	负面典型

五、结论与讨论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重心在基层，短板在农村，核心是党建。基于北京市H村基层治理实践调研发现：在高度老龄化且高度异质性的党员队伍中，以党性强弱为标准，可以对农村党员群体做出三分的基本分析，党性强弱，直接影响到党员表现，必将很快呈现在群众评价体系之中，并在熟人社会价值体系中形成农村基层党组织形象定位：先进分子，属于农村基层党员队伍中的正面典型，真正地为群众着想并积极回应群众诉求、解决群众问题，但囿于存在为人民服务的动机、能力和机会等诸多因素限制，因此这一群体作用关键，但数量有限，极其容易在熟人社会中消解殆尽；中间群体，属于农村基层党员队伍中的绝大多数，囿于熟人社会中的不得罪人逻辑，在组织建设和党员教育长期缺乏的大背景下，大多数党员同志党性一般，群众评价一般，与群众较高的心理预期不匹配，进而产生社会心理落差；落后分子，同样属于农村基层党员队伍中的一部分，腐化堕落的负面典型，一般多为担任领导干部的党员干部，承担领导职务，本应有着更大的机会和资源为民谋利，却在具体工作中丧失了党性原则，演变为与民争利、为己谋利，激起了村民极大不满，极其严重地损害了党在广大党员群众心目中的价值定位。也正是从这一分层分析的角度而言，落后分子是基层党组织形象的第一个溃疡点，长期得不到及时清理、修复，久而久之，有机体难以修复，进而影响整个机体的机能和美观。

进一步而言，究竟应当如何遏止这一不断恶化的组织形象、同时有效提升党组织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地位呢？思路如下：一是坚决打击落后分子行为，及时将落后分子从党员队伍中清除出去，建立并完善科学有效、反应灵敏的新陈代谢系统，即党员群体筛选淘汰机制；二是积极加强对党员队伍中中间群体的教育与管理，防止腐化堕落为落后分子，同时加强对党员积极服务群众的正向激励，完善相关保障措施，让绝大多数党员群体放心大胆地服务群众；三是珍惜并呵护好积极为人民服务的积极分子，并通过物质激励、精神激励、情感关怀等多种途径，不断培养并壮大积极分子队伍，使风清气正成为组织常态，坚决同腐化堕落做斗争，将革命进行到底。只要人民群众基本生活还有有待改善的空间，革命就不会停止，共产党人，永远在路上！

参 考 文 献

[1] 徐勇．“政党下乡”：现代国家对乡土的整合[J]．学术月刊，2007（8）：13-20.
[2] 吴梅芳．农村基层党组织作用发挥状况的调查与思考[J]．理论探索，2013（3）：48-51.
[3] 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抓基层强基础纪实[N]．人民日报，2017-06-28（01）.
[4] 王晓荣．农村基层党组织边缘化及其权威重建[J]．理论探索，2014（5）：13-17.
[5] 马建新．城镇化进程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面临的挑战及对策[J]．中州学刊，2016（9）：12-17.
[6] 徐建华．当前影响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主要因素[J]．理论前沿，2008（11）：18-19.
[7] 李桂秋．农村基层党组织公信力:构成要素、弱化原因与提升对策[J]．前沿，2018（3）：53-59.
[8] 刘子平．农村基层党组织社会影响力建设的现实梗阻及逻辑进路[J]．探索，2016（5）：108-112.
[9] 周忠丽．“空心化”背景下农村基层党组织凝聚力建设研究[J]．探索，2016（1）：105-109.
[10] 贺雪峰．论半熟人社会——理解村委会选举的一个视角[J]．政治学研究，2000（3）：61-69.
[11] 罗兴佐．阶层分化背景下的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J]．长白学刊，2018（1）：36-41.
[12] 韩鹏云，刘祖云．新中农阶层的兴起与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转型[J]．理论与改革，2014（1）：59-63.

On the differentiation of party members and the image of rural grassroots party organizations ——analysis of H village in the suburbs of Beijing

WANG Xiangyang[1], XING Yunling[2]

(1.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Politics and Law, Southwest Jiaotong University, Chengdu* 610031, *China*; 2. *Party School of CPC Yibin Municipal Committee, Yibin* 644600,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reveal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and rectifying path of the rural grass-roots party organization image by inroducing "party member differentiation" perspective and combing the current complex practice of rural grassroots party building . Based on the field research of H Village in Beijing, it is found that in the practice of rural grassroots party building, the party members' private relations is dominated, the party-group relationship is broken, the party-government relationship is instrumental, and the organizational life is superficial. Taking the strength of the party as the basic dimension, we can make a type analysis of the party members: as a key minority activist, a middle majority group that is silent and a backward group. The lack of activists, the excess of the middle group and the fall of the backwards have become the practice mechanism for the deteriorating image of rural grassroots party organizations. The rectifying path is to educate and convert the backwards, motivate the middle group and protect the activists and thus creating a clean, positive and stimulating organizational atmosphere.

Keywords: Party membership differentiation; Activists; Middle groups; Backwards; Grassroots Party Building; Organization image

（编辑：武云侠）